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聞過齋集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　禮

聞過齋集卷三

元 吳海 撰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嘗書積善于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器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堂詔不忘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為性也發而為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鼻口累乎欲視聽言

動出乎巳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權也日用酬酢之間有不得其正焉斯其為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于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故雞鳴而起孜孜焉一言之發必稽一為之施必愼晝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息旦而驗之造次顛沛不敢忽而况其餘乎夫莫高于天天者高之積也莫厚于地地者厚之積也莫大于聖人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為善可以有巳乎哉抑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

常相持也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隳一念不繼則怠成者易毀隳者難全甚可畏也海之以是銘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于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替則海實大願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衆人不能氣拘物誘本心既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豈人實為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乃害于

德嗚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縱爾欲勿興爾私欲勝則流私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偽人心孔熾善端實微初六履霜堅冰以之精致其知勇致其力纖惡不為善乃可積積日為月積月為時三百六旬積而為期積縷成杼積粒成庾縷粒或遺于積奚取父積遺子祖積遺孫孫亦有後來昆仍雲凡是衆善皆我固有匪為人積曷其不可已則不善又以加人不愧于心不畏于天恭惟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嗚呼可不慎與

後記

海既表積善于祠堂仍扁其外扉曰思孝戒奉先者必遵訓也古今人累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惟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為耳而為善之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為耳而為善之美有光前世此祖宗所望于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之心乃以為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後能饗其親故合天

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怵惕而悽愴思之不忘誠極而著烹熟羶薌奉承以進慤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焉鬼豈有不饗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物雖具豐盛粢潔牲腯酒清而孝不至焉神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古人之祭如是乎故夫祭非難也忠愛之為難忠愛非難也思為難思非難也孝為

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如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為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為子日夜思進于善焉則上可以承祖宗而下有以啟于子孫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嗚呼可不敬與銘曰

維父與母寔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有不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寧數世有書不能讀積亦徒爾惟善固有孝可動天爾不媢天

將胡媚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世積凡百子孫敬之無斁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于中無待于外裕于已不求于人則心逸體順神融而氣和樂之發于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陶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為樂耽禄者以勢位為樂彼内實無有而恃物以矜不得則戚得之而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耶乃至老

釋之徒遺形骸絶聖智亦姑足謝外膠耳惟君子能全其性分所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間浩乎天理之流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昔者吾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知其所樂為何事獨孟子言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云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發撝明白聖賢之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傅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挻

然自拔于流俗所居軒題以獨樂千古問謂予曰是崇德所自命友朋有欲為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子曰夫君子之樂將與衆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而君以古名何恝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欲樂與衆人同斯世也顧衆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與衆異異不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同遊心千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千古哉且君嘗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相尋

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此凡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衆人之樂有若此者乎否也于是傅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為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于予曰敢問為學之道予曰精知而力行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如何予曰改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過遽伯

王屢察其非而至于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無窮古之聖賢猶爾況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而遂失天下之至惡也非遽為至惡也涓涓可以滔天星星乃至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于衆曰子徒欲為天下之大善耶欲為天下之至惡耶則孰不艴然怒曰是何薄我若是且孰不欲為善人乎試嘗察之則其所為已多不善猶忿人之告已也宋趙康靖公嚴于自治嘗取黑白豆

二器置于几上每行一善即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即投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適均又後黑絶無矣古之人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日改之以至于無可改豈不為大善乎不知而不改不明知而不改自棄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況念慮之微方發于中有善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為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子試黜子之心而觀古人之心以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乎觀孟氏答陳賈戴

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即日以名其軒併求書此為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嘗于無味非其精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顧得之者鮮矣傅君德謙介特清簡有志古人淡泊之道每憤流俗汙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壒御泠風遨遊乎太初無

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絶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樂千古不理于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嘻夫所謂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味而皆無味惟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揚雄云夫味必淡然非易牙之所嘗也人惟德不勝慾而為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理義以為之主則道充為富不待夫萬鍾身安為貴無藉乎五等疏食惡服不與易文綉膏粱湛然此心淵乎止

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為悔達不為喜而天下之物惡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勢利之徒亡身以殉慾決性命以饕富貴者猶蟣蠓之慕醯蠅蚋之甘骫誠不知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既謂吾淡矣又敢與之語味哉若君雅志沖淡知用不諧于時覺天下之物為無味而獨沈酣乎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栖遲偃仰于一榻之上清風時來振膝獨吟明月入懐引盃孤酌令來古往蘧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葛廬

西蜀子雲亭謂何軒曰諾遂書此以為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督守王公那木翰以書來言曰吾郡三皇廟舊在澄清里燬於火十五年矣屬時艱虞戎壘在野郡邑失守民莫寧居自翰來此招集懷撫惟民事之急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循是不舉大懼失職乃視故址隘陋規欲改作既度地城西隅合材庀工成有日矣惟殿廡門庭堂室齋厨之位悉如其舊而制度深廣加

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為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于經易大傳著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作耒耜聚貨為市黃帝氏垂衣裳制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葢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開物成務神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葢萬世之道原係焉萬世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違禽獸不遠微三皇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

則天地不能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漢孔安國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傳焉夫道尊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之奉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者也若三皇道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雖祠宇遍天下曷足報其萬一哉自古聖帝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祠唐天寶中始制立三皇廟于京師有司以時祭饗元有天下乃令郡縣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掌之取

歷代名醫從食于廡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唐制天子親致祠焉則于禮為至庶幾一人有得師之實而四海蒙佑神之化顧不韙歟然豈草茅所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生靈憔悴已甚而王君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游鼓山記

福為八閩都會上四郡皆山地勢局促不能廓以舒下

皆瀕海風氣疏蕩不能隩以周惟是州處其中不蕩不局得二者之宜環州之山惟東石鼓為最高能興雲雨蓋州之望也歲乙巳九月十五日郡人黄伯宏約予與廣平程伯崇建安徐宗度自河口買舟順流而下抵白雲廨寺時日已西過東溪石橋橋覆以亭流水出其下潺潺有聲沿麓稍登澗鳴在左荔陰團團有大石可坐近里許有亭曰乘雲近亭有竅泉行者掬以飲又里許至半山亭亭後少豁俯瞰山下又里許閣曰圓通憩焉

閣外蹊竹斜映倚闌平睇江流二道如白虹游龍縈帶長洲靡焉而東趨漁歌互答西山凝暉碧翠異狀前登嶺路夕影射人背轉而右見竒光玲瓏篩林若金色點綴樹上如花嬰條如果有葉華彩相映瑰麗不可名狀玩之久而後去又轉而上皆幽林清樹半里許夾道有小松曰松關日巳下山暝色將歛促行度吧表曰全閟第一峰下坂皆平迤左為矮垣迤邐達寺巳昏黒訪法上人宿于超凡閣明日逕寺右行蹝畦間度松林二三

百步入叢篁中徑旁小竹微露綴其上如珠時滴人衣覺清爽出篁竹皆微蹊二里許登小頂峰峰直寺後下視殿閣若騎其尾西望郡城列雉數千市廛闤闠雜沓鱗次麗譙浮屠臺閣府寺釋老之宫揮霍崇麗閈出其閒州邑之雄可為罕儷舊時村墟野落化為瓦礫之場而居者鮮矣由小頂而上又里許近大頂使童僕行前伐灌莽披荆棘擬步而後可進若是二百舉武少轉而南然後造乎岑崱之顛行者盡疲人以意擇石而坐午

食畢乃拂石刻觀晦翁大字讀沈公蟣銘摩挲徐麗卿請雨記記漫久乃可辨時晴空景明萬象呈露幽奇詭異不待搜剔自來獻狀使人翛然而塵慮消淡然而情境融極目西北諸峰若數百里攢者騖者淩者鬭者攘者赴者突者遻者特立獨出者齦齶劍戟者西南諸峰若雲矗波湧若牛羊驅若車馬馳遠至數千里之内皆周旋徘徊頓伏妥帖間之以溪壑流之以江河葢自劒邵來者至水西旂山而止自汀泉來者至水南方山而

止自建來者至是山而止若夫建劒汀邵之溪合流至于洪塘分為二江南過石頭納永福之溪與瀨溪出西峽北過新步亦分為二又合而至于長隨乃與西峽江合過石馬下洞受長樂港與廋港出閩安鎮而入于海東南彌望浩蕩不可極遠至于琉球之國近而梅花南交諸島咸在五步之内自永福閩清長樂以至福清之境歷歷可見焉迴眺附城諸山前者若迎後者若隨左右環輔森列若大將之治旅尊嚴閒暇部伍整肅而不

亂南洲諸山若鸞翔鶴翥邱垤礧礧若子之在枰耳滄溟無波上下同色輕飈徐來緑皺千里潮落渚出平沙衍迤蒼鳶白鳥共下齊起日既暮乃刋木為堂束薪為門薦席以莽綴樹張幄寺僧持鷄黍來餉亦共宿焉中宵露零月色如午剛風忽起陰壑雷動出而視之立不能定五鼓愈甚衆相與捉衾聯立東望扶桑以候朝旭奔星矢馳四面相射有玄雲橫亘在海面高四五丈不得視其初出之景須臾日上巳高山烟水霏蒼茫遠近

隱顯迭出恍然如畫圖中又一竒也露晞下山至寺巳
近午出寺左遊靈源洞石磴垂梯兩崖崇墉通以石梁
白雲亭其上坐稍久洞谷生風時來襲人起觀蔡君謨
書有竒石立道側若甲卒號將軍石于是履危棧度石
門求晦翁題名趙子直詩抵天風海濤之亭極焉孤撑
巉巖凭闌欲墮川分谷擘江面如沼險絶清曠遂兼得
之盤桓至日晡誦楊志行古篇還宿法上人禪房又明
日復登超凡閣伯崇題詩閣上觀王氏賜神晏書乃歸

是時也比之常觀蓋不侔矣夫升培塿者隘一方陟岡
阜者薄百里乃今縱目力于霄漢納溟渤于胸次晦冥
晝夜収拾舉盡豈非所處者益高所見者益遠所造者
益深則所獲益富古人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愚雖不及竊冥會之矣嗟夫山川萬古世變無窮景
物須同人心異感是遊豈徒登覽之娛有以散其憂愁
拂鬱之思發其豪宕雄逸之氣重其治亂興亡之感而
峴首之悲牛山之念仰止之慕雖吾四人者亦詎能盡

同也且是山昔人莫不發之近百年來人迹罕到自予始登命樵夫為導亦不知其路乃緣壑徑上顛踣者屢而后得至其所忽得舊路循之而下果達寺蓋宋時所闢而僧除之始絶頂皆短荆無林木今可張幄矣始寺外多數百歳古樹今但見新植矣向予始登幾三十年重來二十餘年與伯宏來亦十五六年今復得諸君遊此而予髮種種矣因刻名山石而記其詳約後遊輒復紀之較方來尚幾遊也

永思堂記

吳元育于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爲祠舍垣墉周嚴門庭邃深淸閟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于禰揭以永思求予記之曰願聞所以起予哀警予惰勸予後者庶幾是堂頼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與存聽之而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于施溫凊無所與時

出入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不思乎至于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而時物變思之不能已而將有事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笑貌聲音志意嗜欲不絶于耳目心思然後彷乎有見彿乎有聞入室之日焄蒿悽愴冀其洋洋乎在上也苾芬豐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徹將餕而凝知神之享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于子孫苟可以厚之無所不至子孫之于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豈足為孝欲孝者惟在于思乎思

承歡之無從而精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臻至以自修為善必果思以為親榮見惡必避懼以為親辱當事而思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謂永思也若是者可以登此堂也不思者不孝也不孝者不思也于是堂乎奚有于吾言又奚有

慎德齋記

貳憲吳公謁宋潘先生謙之家祠覽其裔孫得寧讀書之室顏之曰慎德而求廣其說于予予曰慎者德之基

君子無不慎也然德有凶有吉夫理出于天而具于人之心至善而無惡純一而不雜者為吉德肆情而蕩逐物而不返暴逸敗悖者為凶德顧皆謂之德則為德者其可不慎乎夫驅車千里慎于發軔舍矢破的慎于審機行慎于攺言慎于誕意慎于妄動慎于禮取慎于義由衣服飲食威儀之間以至于貧富窮達患難之際無一而不致其慎者無一而不係于德也故慎終如始慎小如大非徒慎而已又必由學焉學則致知知則知所

擇慎則致確確則任所守此慎德之要也以生年富才俊欲為訓詁詞翰優矣吳公念予先儒之後將使不墜其緒故書以贈生生其刻勵自慎也昔先生受學考亭其進修之日親得之朱夫子生于室求之有餘矣奚予足徵

烏榎堂記

金華杜梁叟以醫名來閩中予與往來三十年矣始治詩修舉業見世之仕者類不能及物歎曰仕而不得行

志焉用仕曷若醫以濟人爲得行其志哉乃舍其舊而
爲岐黄之言得鍼灸之術於竇氏之門梁叟又能以儒
者理致斟酌而廣張之由是其所契益精而所用益神
予素多病前後謁於君無不驗凡士大夫縉紳四方之
人來求門如市舟車之迎軿集於巷諸貧民伺君出入
籲道上君悉爲治之無詞色難者故其所至老稚婦女
莫不望而識之咸稱杜公云他日予問梁叟曰君術何
以能若是其妙也豈亦有説與梁叟曰人者天地陰陽

之會天雨露風霆地山川草木水火土石人九臟百骸
天四時寒暑温涼地高下燥濕人喜怒哀樂飲食起居
莫非陰陽而已夫得是氣以生亦由是氣以病然病有
標本有上下有内外有奇恒吾切其脉視其色察其神
氣形志審其陰陽參伍相合而知其所舍而又揆之于
天度之于地猒之于巳而後行之或治其俞或治其合
或治其經井滎谿谷之分筋骨膚肉之部四時之施各
有其當九鍼之用各有其宜虚者實之盛者微之暴者

奪之脆者堅之不足補之有餘折之奇之偶之緩之急之上之下之順之逆之正之反之吾治極於一然隨應而動此吾之所以用吾術也曰然則何為若是其妙也曰不知也吾之書曰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㝠㝠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吾守吾法而已雖至其妙吾亦不自知也以子之言吾將名吾堂曰烏稷子盍為我記之予曰信哉夫道之與事固未嘗相遠也吾聞古之人有善沒者其出入去來若神

人請其故曰吾入也以忠信吾出也以忠信故吾雖沒猶出也雖出猶沒也吾不能神亦不知吾所以神噫杜君之醫之妙其猶古人之沒之神乎君且謂不能知則吾何從知之惟忠信則吾所信而君亦自信也忠信所以至于道也何獨醫哉書以為烏稷堂記系之詩云

人之有身備乎陰陽陰陽不調疾病乃傷謂醫之良非有他技審疾所在去之而已粗工嘻嘻不知病機九氣既亂七診皆迷病之所生至微至眇萌芽弗絕乃至焚

燎良醫明明見入秋毫制其病態使不能逃防之未然測之未至或迎或隨舉適吾意粗工兇兇伐和召凶矍閲閲暮世則同古稱良醫神聖功巧嗟惟杜君亦造其妙其妙如何妙不可名荅如影響視在窅冥冥冥之期若神彷彿中心獨悟口不能出稷稷其稷烏烏者烏不名君堂名誰堂乎

鄭公渡記

閩上游四州之水從高赴下既滙於洪塘遂經臺山帶

郡城以東其别流則南循方山而會於長隄臺江古稱險連艦為浮橋以濟行者延祐間始創石梁水道壅遏少有淫雨則暴流汎溢黄岡以上百里皆為巨浸壞廬舍損禾麻無歲無之而其勢日趨於南盪突激觸齧噬

闕

盬江面益廣舊時臺江之險悉移於此水西水南諸步視為畏津而新隄陽隄實當江流迴斡之衝又有隧風不時摧帆折柁舟人相語為戒並岸强獷之徒植黨專濟他舟禁莫得行要利不如意則詬辱百端扁舟葦

如坐客俱湍至不勝載而後發少遇風濤率多覆溺前後不可以計至正二十五年秋九月十二日舟覆新隄同死者一十八人餘以救獲免海北貳憲鄭公適寓爪山聞而閔之白大府取巨木百章營二舟募村甿之習於水者操之一自白茆濟陽隄一自新隄濟陽隄置田二十五畝以給操舟者之食不足又將勸好義者益之舟既鉅無倉猝之虞濟甚利無邀阻之患由是遠近之人往來者莫不懽忻鼓舞而誦之曰江流渢渢孰濟鄭

公我來我徃惠我無窮又曰湯湯江水其深不極脫我魚鼈就我几席匪舟也車匪川也途公功不忘其樂也且於是凡詠歌之人與鄉人父老咸來告於予曰吾儂居水濵不能去舟楫然數十年間阽危者屢矣哀溺者數矣異時舟人怙利且忍視人性命若土芥然雖衆疾之而不能革自公建義渡以來居人絶行者之憂行者如在宇之安獨彼喪其利朝夕懷怏怏之心累謀所以害而奪之者微鄭公之力其蔑有不廢者哉夫安其利者

烏知去其害之難也請吾子記之然鄙人不知故聞昔鄭子產以乗輿濟人溱洧君子非之毋廼以公議乎予曰不然夫子產相鄭國方秉其政而濟人國邑之内於政誠有闕故君子非之若公持節他道政不得行於此一觸耳目所聞見遽興惻隱之心不能拯之於先將圖免之於後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田之薄不可以不增舟之敝不可以不葺公之心猶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抑豈無公之心乎使後之人無公之心則人之思公

愈無已衆又曰聞古人有所建置而利不忘於人人多以其氏稱之若白公渠蔡公井蘇公堤李長者陂之類願刻石表曰鄭公渡則如何予曰宜衆咸曰諾遂為記公名潛字彥昭新安人其居官有益於民者類意為之所在時見稱云

種德堂記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於蘇氏識其父祖子孫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

其德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其濟之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稚有知即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問聞於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詞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於宮室器物凡命名取義必以自儆近世率為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與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於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

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閔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已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於天性隨寓而發非以納交要譽於人求報冥冥於天也然天道無感而不應人道無施而不酬顧為德者不可以是設心而已蘇氏之樹德已久感者宜應施者宜酬則將在其子孫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也德所以承德也不德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恩惠及人德之餘也孝弟忠信仁愛誠實著於身德之本也而祖而父

之所種皆自其本推之也夫祖父種德於前子孫繼德於後乃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云譬猶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以是為種德堂記重為之銘曰

天降民德五常具全匪我獨有於人則偏惟人之發於心最先推以及物寧不為賢有美蘇氏其心塞淵周貧邮患濟弱扶顛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

嗚呼勉旃

遊黄巖記

水南之山最高而大者方山山之陰有峯隆然逆馳而西曰黄巖望之特尊歳大旱鄉人必禱焉自予往來三十年凡方山之勝皆飫覽之惟黄巖僅兩至焉丁未歳杪避兵來此思復一登而淫雨兼旬戊申改紀人日始霽山路泥滑未能即登也越五日乃得遊焉登自前山之麓山皆荔枝無餘木巨石離辟綿絡可愛出荔陰入

松林頗妙峰小菴菴直西南古靈水西龍湖諸山帷幛屏列望清溪一句可注尊壘澄江帶如縈過山右水南村落人家可辨良久僧汲山泉煮茗甚佳出菴徐行草逕委蛇徑旁茆葦無復林樹又循岡而進乃抵黄巖之下巖高十數丈袤不啻倍之壁立陡絶鄉人祠張道者依巖結構堂室樓閣軒檻周廊複道聯屬制度雖狹而寢食燕居臨眺之所具焉屋與巖相庋景與地相宜前山低横有若户限郡城遠出其北連山周遭大江迴繞

煙雲吞吐飛鳥往來上下蒼緑紫翠間濃淡之相施遠近之相涵皆於户限外見之亦足以賞心而娛目矣下山復至菴中設食步斜景而歸自前山至巖下約四里凡石憩者六草坐者一班荆而息者再同行六人皆文雅談謔笑咏是遊各極意登降而不知疲焉豈獨忘其患難羇旅之為適哉記之以冠賦詩之首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窮困而能隨所遇而適

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賢士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末年士大夫心術不明風俗偷薄陵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如國初劉靜修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溫不一二人其竭力死義如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嘗中夜竊嘆丁未之變計吾平日所知其為人者曰行臺侍御史沛郡韓公前閩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督守靈武王君茲三人者其殆不失節乎既而韓公果不辱以死某人者進退

不遂而王君浮海往交占不達屏居龍泉之上謝絶人事與樵夫牧豎為伍室南有山如覿佳客間指謂予曰吾屏居無聊惟終日與此相對使人意定神怡樂而忘倦吾將竊取陶淵明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子其與之乎予曰與君俟哉然則子其為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係皆役於物者也役於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即即必持之戚戚得之揚揚必失之倀倀嗜欲少者天機深嗜欲多者天機淺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

去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其中故無欲而自得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非山能令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動之象焉見其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覩夫崔崔巖巖者然後為有得也嗟夫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今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其相遇豈不難哉淵明往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尚未艾也神交契合夢寐將或見之龍泉

之溪其水清泚山有嘉肴苦茗可瀹可羞予不憚煩來與君相對兹軒之下君飡秋英之秀色我倚白石之商聲時詠歸去來辭招山靈而聽之

友蘭軒記

宗姪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蘄於人薄矣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三者君子之德具焉夫君子德

修於已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惡其暴著故始若虛終若愚敏乎若不足浩乎不知其有餘善實内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尤昔者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為猗蘭之操楚屈平作離騷引蘭以自況若是乎蘭之足重今子將以為友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緑葉青青者乎夫光風惠日暢其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然則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

室哉子善友之其以蘭為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玩其美之無斁感於中以自得至於久而不聞其芳子友蘭乎蘭友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將使一鄉之士化於子以至一國之士皆願友焉其機括良在於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福恒生於無欲而禍每起於貪貪者無厭無厭則不知止不知止故禍必恒隨之然自古及今相接於

目前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福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為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顧為是復役乎即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疏圃鑿池田園自適又創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果設几案琴書筆硯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為娛友人名其軒曰知止予舊識某比年因臨川傅德謙往來益熟暇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

可哉夫富之與貴人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天以求必得而不得則慊乎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産於海外番夷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日而后始至風濤之與淩蛟龍之與争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則不勝其富矣而不止檣檣折拉於浩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黿之腹故無待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懸之以待賢俊功能王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

慕禄者必趨焉傳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進焉過矣愈進焉極矣彼徳不讎乎位才不任其局廢事曠官折趾覆餗小焉刑戮之加大則誅夷之慘故無待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飫而止飲酒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尚然況大者乎老子曰知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止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於

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

予喜其名軒之意與予合為記之

歸帆樓記

董可久結小樓於其居之左廣度四几邃布兩楹宇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容十人流溝出其下老樹蔭其上横江前陳州渚間疊連峯迤秀環映回合樓雖狹其景勝矣曩予嘗一二至焉比來請曰某樓既名矣未有賫也予曰何名曰間者嘗因友朋徙倚適空明景

霽澄波油如飈風徐起數帆自遠而至過於茲樓之外
衆賓咸樂舉觴相屬顧謂斯樓得無託是名乎遂題曰
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予曰諾予少時嘗涉海矣觀其
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泱漭瀇漫嘘吸變化凌騰鬱怒顛
倒上下將遊神乎八極之表鴻濛之始與虛無為友遺
世而不返也逺其浤乎瀜瀜淡淡乎淑淑輕舟緒風一
趨百里其靈異詭怪雖足以慊心飫目而震愕之餘悔
亦生之迨夫揚帆來歸櫂夫唱聲柁師幹機風雨指途

濟雖未届而喜可知矣今復覩是思往日如在目前嗟
夫夫天下之至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顧水能
乗舟亦能覆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於往往蹈
其害而不自覺豈獨里巷之人為然而士大夫固多不
免豈非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
也哉當水生風利之時自謂技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
誰肯少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乗則
舟為無用而亦不至於敗況乎爵禄之海貨財之淵利

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漫冒濡溺者愈甚而趨者愈衆何哉思古人之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至穆生兩疏之徒能燭於事理審於進退皆可為後世法而世之滔滔知入而不知出知往而不知返者自他人視之如泳之善游彼且自以為賢於呂梁丈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允其義則遠矣遂為之文以記

雲竹山房記

李氏子升家方山之陽遠市廛去闤闠藹然田野之趣

猶以為未足乃鑿室山麓竹樹環之置圖書琴櫝筆研其間詠歌自適題曰雲竹山房請予記之予雅愛伯順和易恭慎能嚮善遠利不隨流俗所尚嘗給事分省上官賞其勤同列讓其賢於時不幸閉門靜處昔之富也不驕奢今之貧也無慕羨得時不變其志失勢不衂其氣安分無求恬然若足非通理善守其能若是耶夫山林邱壑畸於世者之所以樂其窮𥁞其齒也子年富才俊胡為欲放志於此苟以為幽閒靜偏人迹罕至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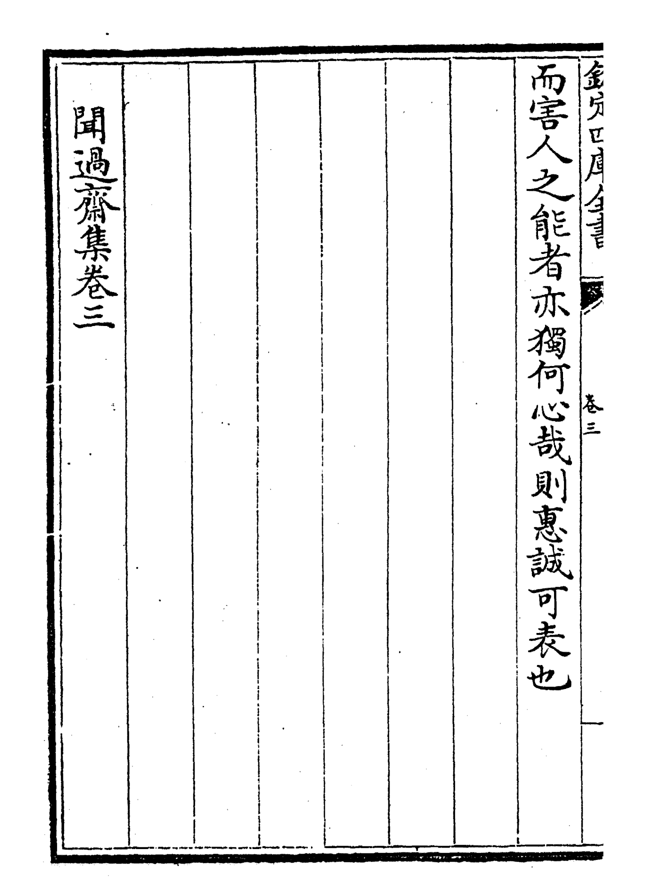
讀書求道稽古博識畊而後其穫養而後其成以爲藏修息遊之地則可以爲避世傲俗之地則不可夫雲無心以見没因時而澤物可以占出處之道焉夫竹虚心而直節歲寒而不改可以堅自守之操焉子樂之意子意有所佀亦皆有資於子也抑吾所居特遠不得朝夕往來從子之所徒以爲恨耳既爲記之又撫几而歌之曰山之幽其雲油油雲與子兮奚求仰觀白闕愛竹之青其葉𦨔𦨔孰闕霜兮可以變此我思美人在

淇之隈在渭之涘

東陽橋記

東陽故有橋圮廢百餘年矣春雨潦集冬寒（闕）病焉里人張禄嘗欲營之為富人所害輟斷石梁事弗果迨其子惠又屢謀作之懼役重力不勝圖回者數年會有贊之者曰事畏不勇不畏難為之必將有成於是帥鄉人轉石輮木建堤兩岸架以修梁上為廈宇以庇風雨下施横榻以休行者日役二百餘人張悉給其食不

再逾時而橋遂成役工凡若干費錢凡若干皆張所施予往來章山每道其處鄉人曰昔張惠之興是役也富人或笑之及其成也又慚而疾之今張蒙不幸以死然其利猶在顧有以紀之吾聞而閔焉夫為義在志不在貧富富者財力雖有餘惟務多積為子孫計其肯拔一毛以利衆哉貧者又力不贍此建事之所以難也若張者家不及於中人力不足以號召而能斷然有志以倡是役鄉人亦樂而從之見好義之心人人同也彼不能



而害人之能者亦獨何心哉則惠誠可表也

閒過齋集卷三

聞過齋集卷四

元 吳海 撰

記

讀書室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監君仲晦為書其扁且介以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已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后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

成已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有不由此者卜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為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說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岐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沈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孳無有間斷則溫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已千而有必成

之效嗟夫去聖既逺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間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跫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為已也以利則為人也為已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已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為人則不過資辨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禄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不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甚喜又不逺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

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遊上林記

予舊至章山聞西六七里許有上林之勝北十數里許有鴈湖之竒欲遊之久而不果乙卯冬末予與王侯用文以弔事至林嶼遂約翌日登鴈湖已具而主人有遽不得偕往因興敗而王侯猶力獨邀予至上林侯先往遣僕夫以兜子來迎由林嶼行二里許至郭家店川明

谷谽鷄犬數家時村民方蒔麥兒童狎走來往野婦緝
道上牛羊牧其前藹然墟落之趣沿壑里許乃躋石磴
並麓田折左為畬右為林木稍進而夷竦竹數竿老梅
抱石立灌莽吐十餘花淡然若自娛者歴數折負巖一
二人家高爽幽寂門戸盡閉益使人蕭然有出塵之想
自是以往夾徑皆修篁晴日篩光微風成韻又入深林
陰欝里許表曰白馬峯蓋佛寺在焉地勢迴環屋宇宏
麗輝習奪目而予行亦倦矣遂憩臥雲軒寺僧焚香煮

茗來供故翰林林公潮守王侯諸名人詩具刻在壁余亦寫詩軒中僧又設酒肴延客甚勤乃登寺山周流盤桓或籍草木或坐盤石長吟舒嘯興至隨量而飲望高林斜照紫翠如染觀僧引泉自别壑釃之注佛殿下為沼以植芙蕖沼中溢出右山之足轉經前山復入為池旁引泉入齋厨下之以激機舂然後遍行蔬畦間以資灌溉既又復歸於池以出而泉亦勞矣是夕宿軒中附火至夜深乃睡雖猿聲澗響足山中之景而鐘鼓磬鐸

之音鏗訇鞺鞳不為落莫寺僧再請登鴈湖黎明北風大作寒不可禦鴈湖在望而不能即信一遊覽亦莫不有數焉又輟以俟他日姑記上林之遊如此

重遊鼓山記

歳柔兆執徐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即約數人同登既而七月中雨八月中又雨約重九重九復雨閏月雨不止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然予意獨勤念過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

風定無雲里中陳垣士周彭琅德彌吳泉孝升三人皆
舍逯相從㴰晨渡江自蓬隑入荔林依山右行瞰旭宇
霽道旁野花炫燿黃碧色霜林葉如染采山果可啜澗
中泉韻琮琤鳥聲唫哢飛來近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
路乃絶壑橫度小石杠遇數人家復有岐路路當右有
少年坐石上紿曰左乃左行由屋後隮石蹬崎嶇險峻
近二里所達路寄衣㬱寺中升數岡則篁竹深密不可
尋路有徑趨山右並崖而進雖覺異然意可得達遂循

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返蓋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刋木剪伐榴翳登樹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蹭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中畧有微蹊可辨衆共喜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人不勝其勞憩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既適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黒穿林中歴畬田指示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抵灰隑喚舟從

西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是遊雖不能從容若疇昔然然於世故沈困憔悴無聊之中得一日之暇以紓憂釋慮將亦不易得耳復憶十數年前城中倪林二子屢嘗欲登以不得予偕而止者五六遂終身不能登今予屢登而二子在泉不可作矣因忽感念涕泗為零二子倪則桂德芳林則琦公偉也

春暉閣記

東林生熊飾小閣於室之西以為奉親之所且取孟郊

詩語名之曰春暉閣直正南啟戶見山花卉果實雜蒔於其前春明景熈草木萌長蟲鳥哢物各生遂薰風日長語燕相呼槐深梛密靜若無暑郊原入秋穹宇朗清梧桐炫金楓葉如染賓鴈來翔嘒嘒蟬吟明月當軒爽氣近人霜雪既降檜柏青青背陰向陽南陸出朞朔吹不及迎暄抱燠四時之景變於外而閣中常若陽春焉阿嬭起居優游宴息雍容含飴弄孫子婦承顔左右娛侍天下之樂孰有加此者哉昔阿嬭持家理生勤儉

勞苦奉身不越禮度教子嚴而有方待宗族克正而睦馭婢僕肅而恩故內外無間言而家裕業進態也遂克至於成人令阿𡡉年逾七十康寧强健子孝婦順諸孫蔪然殆天所以報阿𡡉生登斯閣而視斯扁思鞠育顧復之仁教誨作成之義知其年而深喜且懼焉瀡滫甘旨之供必竭其力怡愉和柔之奉必盡其誠愛日之情不能自已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夫春陽育物不自以為恩故其恩不雠親之慈子不自以為德故其德無極古

人以是為喻蓋反求而自得於心者傳曰孝弟至林木茂孝之生福也如此而移風易俗善莫大焉生其勉之既為之記又為之賦東林六章章四句

東林有木其木維檜雪霜屢驕其葉肺肺　東林有木其木維柏其枝翹翹其葉滌滌　東林有鳥粲粲其羽聿飛遄臻言返其哺　淑人有淑恭儉維德天監厥美賚之遐福　其福謂何有婦有子亦有令孫曰母是似

煦煦春暉油油草心勉爾順思懐我好音

遺安堂記

濟南林貢父才茂而學富能晏以自守至正之末官爵猥濫閭巷小兒市一資半級以炫耀鄰里貢父於時方且課僮奴力耕抱盎灌畦勸之仕不應既衆勸之則取龎德公遺安之言揭於堂然後勸者始息世運變遷擾攘之徒競進以希新寵曾未數歲禽獮草夷蓋萬一有全者人始服貢父之高貢父將求予言因友人林王請數年矣辭弗獲乃為記之予惟安之義廣矣德公之言

一端而已矣夫莫安於理理出於天而具於人心物必有則事必有宜大而民生倫紀之間細而日用動靜之際吉凶榮辱之兩途利害失得之前陳必也審擇而處之順理則安逆理為危危者棄而安者即雖至顛沛不易況造次乎若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進將施利澤於人退以避禍難於已其出處固自有宜非獨以退為安仕即為危也子向之所處亦既得其安矣今吾將語子以大安之道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禮

人之大門也誠能得是宅以居由是門以出遵是路以行將見無在不安無入而不自得以是淑之身而教之子孫雖百世安可也所遺顧不甚遠且大矣乎嗟夫景升以荆州之全畀其子後世曾不得託其闔閭以居世之惑者往往纍金玉恨其不多廣田宅畏其不厚與子孫交手相付旋踵而失之且禍逮焉然則非其無所遺也遺之不以安而以危也觀子之名堂亦可以少戒矣為之銘曰

事物之理各有當然人之置身亦猶器焉失平則傾失正則反不反不傾乃得其安於皇昊穹降此民徳視聽飲食咸具爾則子焉克孝父焉克慈有子靡疾堂基播菑兄愛弟敬因心友于既翕既好無交相瘉男正乎外女正乎内閨門雝雝燕及童孺言必忠信巧紿取憎行必篤敬蠻貊可行孰不欲富得之以義孰不欲貴取之有道決身以饕終乃賈禍曰貧與賤人曷不堪在分已定天胡可貪順命守素荼苦茹甘我思古人心安於理

苟得聞道曰斃可矣凡百君子念之敬之鷄鳴而起為善孜孜人亦有言無忝爾祖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銘於堂譬彼書紳善慎爾遺遺於後人

南樓記

樓以高明為主而面南特勝高則可以眺遠南則向明而於四時之氣無不宜藍田陳氏所居右闕一樓以為遊憩之所凡賔客之來必居是而扁未有刻以質於予予曰既南矣謂之南樓不亦可乎主人曰吾子幸有以

教之予曰古人之制宮室必面南而背北所以順陰陽適寒暑而通平氣也若是樓之景當星鳥之殷辰攬萬彙之萌甲東疇土膏披襏襫而事耒耜者鱗然於其上君子契之則有務本勤力及時不怠之思焉大火正中炎熛灼人薰風時來煩愠俱滌視修途峻嶺行者徃來役役君子達之則有知止自足安分無求之思焉天高日晶秋風憀栗草木黃落羣陰斂揫君子感之則知屈信進退之義焉天地閉塞泉涸澤堅居人窒向蟄蟲墐

户君子體之則知掩身儉德之戒焉是樓於人豈小助耶若夫輕煙暖靄晴嵐宿靄和氣動盪景色洋溢月明而萬谷銀涵雪積而羣峯玉麗霧雨濛迷若扁舟之凌巨澥四時朝夕晴雨明晦而是樓之景可喜可愕可賞可愜子之兄弟羣從子姓相與逍遥於其間以游神騁目遣懷適興而暇日以娱嘉賓會親友談今論古觴酌賦詩彈琴投壺穆清風之可挹無俗塵之汚人則於斯樓實為宜稱而是樓之所以合天時總地宜善人事者

曷一而不備數抑其視元龍百尺為何如主人兄弟囅爾而笑奉觴而進請書以為記

集芳堂記

乾坤清淑之氣萃於人者為賢俊其萃於物也鳥則為鵷鸑鳳凰獸則為麒麟騶虞其萃於草木也木則為松為檜為梗柟豫章草則為蘭為薫為蕙為茝為杜衡辟芷夫人之與物物之有是數種其類雖不同然皆善也故善人之所好亦必從其善焉乃若昔人正則之於蘭

淵明之於菊周子之於蓮林逋之於梅千載之下觀於所愛而得其為人焉聖人有言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則交遊之於人益不輕矣今楊生之堂所植無非嘉木竒卉林懷之又以集芳名之觀其所好如是則其所與交遊必無匪人者楊生必欲求予言懷之為之請益堅吾將引而進之夫屈陶周林四君子者其貞節雅操令德高志皆人之所素仰所愛草木亦因四賢而得名今楊生之於衆芳誠知其美

而好之不徒為耳目之玩求其實反之於身而資以成德則亦無愧乎昔人之愛物矣其芝蘭玉樹產於庭階也曷疑予雅愛懷之雖未知楊生因懷之固足以知之遂書以為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東林林生請於予曰昔先大父嘗營一堂以為燕休之所署其題曰心遠迨某則三世矣未有以發攄其旨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子之大父以是名堂得無有取於

陶淵明詩語乎曰然子曰子之大父蓋賢而隱者也當
元之中世民物方阜人有藝能術智者莫不輻集京師
務以自售展其四體光大其業而子之大父乃能晦迹
邱樊潛德弗耀薦書不名軺車不召栖遲偃仰於衡門
之下教兒讀書課僮力耕與樵夫牧竪為伍兹其所以
名堂之意蓋將獨善而與世相遺者也若子之父篤學
好修親仁樂善於世事不關意鄉里稱為善人日惟與
賢士大夫朋友談經講史商論古昔暇則詩酒優游若

將終身焉者至於卒奪其志奔馳仕宦違其素願然其心未始異於淵明今予藉祖父之餘澤安分無求足以樂生抑予重有告焉夫遠非徒高舉長往遯世之謂也山不遠則不深視不遠則蔽於近慮不遠則有近憂道不遠則無所至田廬所以厚子孫也而守之未必能遠貨財所以裕子孫也而用之必當有盡子之祖宗傳世六百餘年以至於子吾意今日之存者皆其孝悌忠信慈惠謹實積累之餘未必在乎區區田廬貨財而已吾

所謂遠意蓋在乎此生乎勉之上承祖宗於既往下被子孫於無窮夙夜孜孜以是為心則其遠有出於陶言之外者生以為何如曰謹奉教遂書之

宗會堂記

羅田林氏舊為祠堂繇遠祖而下二十一世凡族人祧毁無後之主悉祠之其在子孫見祠者為二主以祔昭穆之次月朔望合族人致敬春秋卜日而祭於追遠之意可謂厚矣宣城貢秘書嘗為記之然予竊有惑焉古

者合祭祧毀之主於祖廟惟有國者得為之大夫不及也庶人薦於寢蓋用生者之禮先王之制豈得逾哉乃為正之使各瘞其羣主又為之次其遠祖以來世系名字具為一圖顯而易見冬至正旦陳於北牖宗子率族人羅拜堂下畢則撤圖布席宗子升坐於堂之東族長一人升坐於堂之西昆弟子姓以次成列序拜就坐獻壽設食勸酬禮終尊者稱述先代功德締造之勤積累之厚子孫守成之不易覆墜之不難蚤夜修飭毋或不

善以隳名辱身庶幾有以承祖宗之澤衍於來世用是為訓然後昆弟子姓各誦所聞或傳紀故事或近世賢者或鄉邑之人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復於尊以告於其衆族人有過則衆勸勉之期以必改族議既諧因更其名曰宗會之堂將以上章涒灘攺歲行禮請予志之以示將來予惟舊日合祠之意蓋欲子孫不忘乎祖也今日宗會之意蓋欲子孫共仁其族也能仁其族乃所以能孝乎祖舊則自源而徂流今則循末而知本

其禮雖殊意實不異夫人尊祖敬宗之念亦豈有窮哉
顧禮制不可得為易之以圖則舊時之意不失而事得
其宜豈不百世可行耶夫屬有親疎而族則一世有遠
近而本則一仁人君子於其同類且一視之況同氣耶
自夫一族之仁推之三族而益親行之十室而可化風
俗之移亦且在是予之所以必嚴宗子者欲族人知有
所統先王之法雖不行毋亦存其名而已諸具貢公記
者不復書

愛日堂記

人之生必本於父母故其行莫大於孝君子以父母俱存為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則孝子仁人之愛其親可知已夫人之身必壯而後有子迨其子之長則身已衰矣迨其子之壯則身已老矣視聽不利於前舉動不便乎昔思慮不及於曩時食少而易飢膚劣而易寒也血氣之不足痾癢之相尋為之子者豈不思以安之顧時已邁矣衰者不可得而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雖三牲

五鼎盡其養溫凊定省盡其禮洞洞屬屬盡其敬柔色婉容盡其愛左右無方盡其勤然往者不可及來者未可期而日不足矣鷄鳴而起問其寢也視日之旦而憂其中既侍膳也視日之中而懼其昃將夕食也視日之暮惟畏其下蓋將以月為日而不足必將以歳為日而猶不足也歳且更矣念吾親之齒雖益一而來者益狹慕戀之情益切故視景而喜視陰而疑惟恐吾事親之日短於不可及者不得施焉此聖人所為喜懼者也若

彭城董公瓚年甫壯以明經茂才舉司征來閩仕途發軔二親齒各未衰迎以就養子婦晨夕不離承顏順志幼孫學語於前一堂之中雅俞色笑有若春臺又題之以愛日其志抑可尚已夫父母俱存固人所樂而親年未艾尤不可得昔老萊子年七十奉二親為嬰兒之戲人亦孰不願為老萊者乎海自念不孝早為先人所棄不得奉杯水盂菽之歡今而既耄徒有終天之感視公瓚二親同享祿養此天之所以錫之者而人莫能及也

古人有言惟德生福董氏之門其種德必厚不然何其獲福若是耶異時二親黄耇鮐背公瓚之年亦老矣庶幾有匹於老萊故誠為樂之既為之記又道以詩云

瞻彼日矣其暉煌煌爰升于天耀于四方　瞻彼日矣維暉融融耀于四方升恒于中　人有父母或耆或耋我有父母鬒若玄髮　人有父母或靡克具我則具矣

曰亶有豫　春陽熙熙淑景載遲草木具菲我親則怡

夏之悠悠晷陸孔修薰風時來我親不憂　秋日則

杲冬日則燠則煦其寒亦解其肅　南陔有蘭北牖有蓀厨有甘旨以備饔飧　崇我籩豆潔我罍爵父母既慶室家具樂　温温淑人恪慎克孝天錫父母百歲難老　人日不足爾日孔多善爾優游相爾作歌

皁林鄉學記

長樂邑南五十里海濵曰社溪舊有鄉學宋英德府教授林垓子之所創也隘陋弗稱廢且百年其孫文溢謀於鄉族乃改卜地於溪之陽曰皁林建禮殿講堂左為

列舍以肆諸生右為祠堂以崇先賢門庭邃幽廊廡周複庖湢完具道所出里人李麟築田為之地有闕里人林節生奉園足之庀工於洪武十二年冬而竣事於十三年春餘資為田十畝前有湖其菱魚之利入於學既成來徵記於郡人吳海海惟古先聖王化民之政莫重於學而學莫先於鄉自鄉以及閭巷莫不有師師教民孝弟忠信勤力務本民朝夕出入動作必稽善而奬之過而禁之故學校為育才之區而鄉閭實首教之地三

代盛時其制若此治效安得不隆哉後世視為文具而俗不逮古國朝申嚴其法信謂知所務矣若文溢是舉不惟復三代之德而又廣前人之功於以教子弟而淑鄉人予見其有成也抑予將有告乎為師者夫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明異端權謀術數之言横流於天下洋溢充斥千數百年不能止逮宋周程朱夫子出而繼往聖開來學三才若肇建焉今其遺書家傳人誦然而士大夫心術之微閭閻風俗之舊猶若未釋夫異端權

謀術數之習者其故何哉聖賢之道著於書學者不能身體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口耳相傳雖多無益顧學莫先於立志志既定然後即物以窮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無少間斷則入道有方進德有序聖賢可馴致苟有一毫為利近名之心則非為己之學矣此愚所甚懼焉者顧因諸君子謀之也日道成使海濵若洙泗諸君子之力也不肖願承下風

致樂堂記

瓜山陳璹名其堂曰致樂而求言於予曰璹不幸三歲而失所恃惟是拊育顧復之恩皆出於父今父年且老不勝喜懼之情顧家貧無以具甘旨之奉竊惟聖人之言所謂致其樂者欲孜孜焉蚤夜自勉冀獲少娛親之暮齒遂區區乎昔之願願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善乎爾之志也善乎爾之志也古之所謂能養者忠而已忠非有他盡其誠而已誠無有間於貧富也若使為子者必富而後可以致力於親則凡貧者皆將終身不得為孝

乎昔者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孟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如是而已矣夫養者為志也非徒為口體也溫凊定省之末節先後扶持之細務盛饌珍羞雖日進而愛敬不至與畜犬馬無異親亦何自而樂哉故人子之深愛者必有聲氣之和色容之婉視而見諸無形聽而察於無聲先意以承志奉順而不違不使其親少有所不樂於貧富奚擇哉蓋惟盡其心而無毫髮之偽則親必安親安則其心必樂心樂則

子雖富亦樂雖貧亦樂三牲五鼎亦足樂蔬食菜羹亦足樂終日訢然而忘其老此則所謂致樂也歟雖然是足謂養也未足為孝也不服闇登危以辱其身不苟訾苟笑而慢於人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是則孝之大者不特致樂而已予嘉生之有志故進而告之既為之記又贊以辭曰

昔昌黎韓子作董生行謂董生召南其孝足稱暮歸讀書旦出耕事父母克樂天降休禎嗟哉斯人實維儀刑

子尚繼之昭有令聲

靜對樓記

至正乙亥予避寇水西依高隑吳氏吳氏有小樓附麓面江平望數十里軒豁蕭灑地既僻人迹罕到户外有聞亦復不知歲戊申重來寓此於世事略不相接惟終日俯檻朝迎陽而夕待月夏延飈而冬賞雪溫涼寒暑晦明雨霽氣候變化千百各異潮汐之往來魚凫之游飛犁鋤出入釣艇上下莫不事與心契境與情融豈徒

忘世之兵革亦不知室之罄而身之羈也常讀書撫琴賦詩飲酒於此仰天宇之寥寥感今昔之殊時少壯不待老且益衰宜斯樓視吾為過客而天地一指亦何能長久不變哉蓋静而觀之則固如是而已矣彼區區為名為利者終不能静鷄鳴而起汲汲孜孜攘攘嘻嘻憧憧任任若蚋若蠅逐臭與腥勞不知息死不暇悲視太華不見雷聲不聞則亦何怪其然耶是樓以静名蓋主人深得其趣予去之十載而不能忘其能忘情主人乎

特書以記之

逸興亭記

逸興亭興不在乎亭也是亭博士先生李君之所作也先生慕聖賢之學服古人之道勢利弗趨而優游以為樂榮華弗羡而澹泊以自適葢將脫凡近以游高明與造物為徒而後為慊於其心也先生横經講道之餘肄業董成之暇退諸生而罷賔客栖遲俯仰是亭之上雍容夷猶容與相羊境與情融興由趣發鳶飛魚躍灼乎

道體之著風輕雲淡油然真樂之形庭草與吾意同碧山若儀刑對撫萬物以自得閲今古之往來髙懐獨詣遐思無窮衆人徒見先生之外而不知其内故先生之興超鴻濛而隘六合入風雲而軼埃壒者先生不言而人莫知惟是亭獨知之先生既不自欺又不欺人故道之於亭或者將即是亭而求先生之興則烏可將舍是亭而求先生之興亦烏可然則將若何求之而可曰子能學先生之學先生之道以得先生之樂則先生之興

將不待求而盡悟之矣謂予不信其質諸亭

望雲亭記

方氏兄弟構小亭於屋山之右以為游憇之所地既崇盡羅田之勝而覽之右嶺巘嶫以龍翔左山騰踔而虎躍原田鱗次溪流虹委聚落林邱布棊列星周迴十里不出闌楯之外朝日丹光射乎簷楹夜月清輝汎乎几席涼風滌炎雪白相映是亭於四時之景宜可謂備矣而未得其所以名暇日與予登之指右山之盡而可見

者曰雲窟吾曾大父之所藏也越左山之半而可見者曰雲居大父之塋在焉予曰君是亭曷不名曰望雲昔狄梁公見白雲孤飛懷親舍而不忍去況子兩世松楸鬱然在目子之兄弟時時登覽於此賔客朋友宴集於此興適之餘舉首東盼旻睇西顧膚寸之起油然動心思吾身之所從來念祖宗創立之勤積累之厚無非所以貽吾子孫者惕然内懼飭身厲行廸子訓孫孝弟忠信勤儉圖保之於無窮則斯亭之為益大矣豈徒遣懐

縱目之樂而已哉方氏兄弟逌然謝曰命之矣遂書以記

平遠堂記

君子之澤歷世久而不窮者無非本諸其積慶之厚與其貽言之善而又有賢子孫克承之也具是三者於友人陳君子杞見之子杞之先由宋給事中以來十有餘世衣冠不墜詩禮相繼又三世為鄉先生其積可謂厚矣所居堂舊題平遠新構落成將仍揭之來告予曰吾

子幸有以啓我予曰大哉夫天下之理惟平而已矣平則無傾無陂而可居可行可居可行乃可以遠洪範以無黨無偏為惟皇之極易以履道坦坦為幽人之貞詩不云乎民之秉彞好是懿德故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友弟悌堯舜之道三代不能損益而詭節異行險怪邪僻君子不道焉君子平其心而已矣使心如衡而身如準則施之家而理措之國而治放諸四海而不越傳諸萬世而可遵不亦遠之至乎夫平未有不遠者也不平

未有能遠者也非其貽言之善乎漢陳仲弓平心率物而人自化若子杞之篤實好善自守不求於人澹然與物無忤誠可謂善承之者其視斯堂為無忝矣然世固有立德垂言而其澤不永者子孫不肖不能纘其緒也子杞之堂粤自今始又將愈久而不窮噫是堂之名豈獨於陳氏為宜凡登斯堂而覩斯名者皆不可以無儆也

碧玉潭記

古靈多佳山水居人往往擇勝而面或挹奇峰秀壁或俯清流瀠湲各因其志之所樂而得其趣以自適也若鄭生所寓則占乎溪流之滙而深者匯乎其止湛乎其瀦膏乎其凝黛乎其停清澈澹滑泓涵晶瑩蓋淵乎其似道靜乎其若德故名之曰碧玉之潭焉吾嘗休於是潭之上陽光下臨雲影徘徊前山倒翠墮入潭底遊魚往來鬐脊可數聞謦欬聲劃然一散匿伏不可見良久然後出並岸密竹駢植幽草丰茸潭上老榕陰可半畝

輕風徐來舒疾成韻如聆絲簧二三友狎坐談笑俗塵不干清氣逼人襟懷為開煩慮消釋忘世故之紛拏與日月之促迫情融境暢幽意橫發不知濠梁之樂復能過是乃扣樹而歌之曰潭之清我濯我纓其碧晶晶伊王之瑛又歌曰清潭汝池衡門棲遲洵美者子樂可忘饑於是諸君子咸屬而詩述予言為記

草心堂銘記有序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子

是也報莫大於稱之子於其親是也然則求其稱而不可得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惟日不足而不能自已乎世道淪胥人習悖德駢居詐語之風恬不為異見位達貲多者衆羡愛慕專志孝弟者或鄙固之髙陽里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爰底於成人德寧奉親愛敬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有珍果奇味必懐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以予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羮陸績懐橘不意兹事今日於生復見

閒謁予曰德寧早棄於父賴母至今日深思厚恩其蔑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心取孟貞躍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幸教之予方愧生其何能辭夫言心之聲也因其言之泛切足以察其中之誠偽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為之詩以道其志云

凡物之生實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旃天何以報物則不克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遲遲草乃生之句萌甲坼敷秀榮滋春陽匪私草也至微至微有心亦懷報

之鞠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屏我戕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趨慎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嬉我室我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于淵莫德匪厚式高于山匪天實天伊母則天草之於暉猶或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間獸禽春陽載熙親顔載怡壺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母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萱菉竹猗猗孰登斯堂視我銘詩

景山樓記

陽隚卓子康好義人也故所遊多名士大夫若故潮守王公用文遭世變更屏居龍泉之上道出入往來必館焉獨以其舍近市囂不能愜每至必造其園坐荔陰俯清池徘徊徑中率以為常歲昭陽大淵獻子康之長子堅始即其地創小樓樸致幽雅明爽靚清可以坐可以卧可以企望以娛二親以聯弟昆延佳客後右有沼前南見山落成予適至焉堅請曰不肖誤獲愛於王公先

生所知也昔王公在時屢至此病室湫隘而斯樓未能創今既創念王公不復見矣堅父子每一登未嘗不感慨而不能忘願以斯意題斯樓也庶幾寫堅父子之夙心焉予曰昔王公之室常對南山今子之樓亦且南向其南又亦有山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是名樓則子之意可具見矣嗟夫世俗日澆人之交不以勢則以利不以利則以勢以勢交者勢隆則附勢去則解以利交者利合則親利緩則弛勢利不可以長存故交

情不能以久終惟義交者無勢利之去就無炎涼之聚散故久而愈敬沒而不能忘若王公之與子康交義也故沒而不忘非王公之高誼無以起子康之慕非子康之好義亦必不懐王公然則是樓之名亦将使登者疑而問思而得其與人交必以義又推好義之心以應事接物使無往而不為義而不可勝用焉則高山景行之思其有窮乎書以為是樓記

近道齋記

歲在昭陽予寓苦竹聞章宗遠之賢其友方宗達言宗遠性至孝父嘗得瘻疾卧十年宗遠蔬食亦十年晝夜坐卧床下宗遠於昆弟愛朋友敬慤實飭行人也去歲朝廷以禮幣徵授漳浦文學予恨不及識他日其子隶來見恭而有禮敏而好直問抵其家至其讀書之室視楣間扁曰近道隶進曰大人嘗語隶吾平日廣求聞見知吾不足也見善必慕欲自勉也不善不敢為知吾恥也吾於道竊有志焉故取三近之旨揭之以自警厲庶

幾可得而入然大人夙慕先生未獲偕於左右先生幸臨其可無辭以誨予謝不敏隶固曰大人向嘗得與孝度計偕敢藉是以請予不得辭乃曰夫道者人倫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天下古今人物共行之路道固因人而名也安得遠於人哉然惟踐形盡性者為能體其全其次氣禀有不齊是不能以皆盡必資學而後能其學者則又知有先後聞有蚤暮行有難易造有淺深其尤下者則必千百其功然學本於志必虛心克巳而後能

有受立志則好篤天下之物無以易之好篤則自力汲汲孜孜而無間斷乃能有進子卜子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者乃為學之要道也愚也蚤自知學間亦有聞茲且耄矣猶覺其遠嘗懼不得為君子若宗遠固宜吾所觀善而取益者其敢有告乎獨以吾所自傷悼者誦焉宗遠其謂予言然也者乎哉不然也者乎哉不然者願有以教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聞過齋集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　禮

欽定四庫全書

聞過齋集卷五

元 吳海 撰

墓誌銘行狀

林彦中墓誌銘

邑有尚志厲行之士曰林彦中卒海走往哭焉而弔其孤其孤振涕泣言曰不肖禍舋天奪所怙終窶不能擇葬地將從先祖之兆諏卜用來歲八月茍獲葬將志歲月而納諸壙惟先人所知莫若丈人敢以為請海應曰

諸嗚呼我于彦中豈辭哉越明年八月則具世次事實以來告曰日月有期將以甲申葬矣誌其畀諸捘林氏世居閩縣靈岫里君之先有曰德安者竭貨造里中橋家用以貧里人德之曰禹錫孝友惇睦兄弟讓田即君之五世祖也曰起萃宋慶元間進士官至湖南提舉五世從祖也祖諱存翁考諱茂君諱建字彦中生元延祐丙辰得年五十四以終歲巳酉十月十七日配張氏先卒繼陳氏子四人振拱抗操一女適謝氏其一尚幼孫

二人君性諒直好義耿介自樹讀書究微旨不專訓詁為文不事場屋詩取達意而不求工治家有法待宗族有恩待人以信遇事果斷不肯阿唯隨人人敬而愛之故翰林直學士林公甚見器重君見時俗所稱士或無實而厚取名嘆曰士以行為本人安可盡誣由是深誡其子以篤行務實素强健寡疾暴得疾不四日以死嗚呼若君可謂士矣士惟修其身而後能理天下國家身不行道雖道不行于妻子觀君之治身治家而可知矣

君惟隱處不仕故無聞于世少或一試當有所施脫遇
禍難典一城秉一障必能為國死守居朝廷之位事有
係于利害有不為犯顏苦口引衣折檻者耶夫行出于
已而名生于人古之誼也正辭而無隱守直而不詘抑
可謂貞矣海謹與君二三友何復方濟林琦謀謂宜表
君之行曰貞甫將視古無愧銘曰
惟貞甫植則剛行則方沒愈彰考之宫從而藏
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林

公行狀

曾祖炎發

祖君澤贈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

父士霆承事郎興化路録事判官贈中順大夫

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

公諱泉生字清源先生居莆田莆馬洋徙永福章山族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至元間公先府君中順公為按察書佐入居郡城後為泉州山魁巡檢時始孿生公與

弟同生公幼頴悟過人書一經目輒誦始為文即竒崛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微㫖年二十五與弟同生偕領鄉薦方試歸道遇友病輟所乗肩輿載之友得抵家而公㡳天歷庚午登進士上第賜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有盜號浄海王居海上十八年刼掠不勝計建大旗舟中殺人以長竿洞胸魚貫而沈之截人髪以為纜官府坐視不問公曰是不除必將為亂后且有大患然自是有訴者悉遣去之盜意其愞怯居半載

一日盜悉登陸饗神飲大醉卧祠下偵報至公遣壯士及衙兵乘夜馳往襲盡得之盜曰我始為盜時夢至陰府有神官治我貌正類别駕今誠當死無恨凡誅三百餘人陸盜聚徒衆以二十八宿號别其黨有稱太保者公次第除之境内大安舊時里胥受役官召市人保任保者多非良民與吏為姦公斥不用曰任之孰有逾别駕者吏弄文案牘有所出入公詰之曰爾以我為不曉耶吾讀書尚考千古得失而予奪之矣将以目前之事

隱情于我哉皆頓首服明年海南獠反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前後運者多折没不至人為危之公命舟人多與直而約束甚嚴舟即發不得駐時南軍乏食餉至大喜省憲交薦留之不可往還二百餘日賦咏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郡府經歷民負酒榷不能輸械囚竟二三歲有死者公至即命出之太守不可公曰是終無可償囚之徒無益某請任其責無煩太守也舶商每歲釀各千石一日悉召至謂曰君曹素釀不榷

今貧民負榷不能酬若一為償之不為當受榷于是舶商即代償前負榷者填門拜泣中順公沒公負喪去官服除選授承務郎温州路永嘉縣尹永嘉號劇邑公理之若無事豪猾孟某賭闕上下肆毒隣里煽民訟因為居間持吏長短不敢問必從其所向公曰奸民亂政不去終不能治正其罪竄逐之邑鹽賦配民最重往往破産公求變通之術取會集衢要地置局四處省其半官自鬻之有隱田二百餘畝不輸稅監守影射為職田者

公褎得之勒石爲記俾里胥遞耕以輸鹽賦之不足與
水利築新河埭壩時啓閉以備旱潦調漳府推官獄市
大治畬峒不敢爲亂汀寇起率府以公前督餉有成勞
復命餽運給汀兵賊遣其衆由間道旦出遮之公詗知
曰是不過多役數人耳乃使人輕齎夜行遲明已過阸
所陞奉訓大夫知福清州事民喜曰林别駕來牧我矣
公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清戒勿出入絶書問以防
請託視事三日謁城隍祠祝曰惟神聰明正直陰騭此

邦泉生不材叨兹守土願持公恕之心以拊凋瘵之民耳目不逮神其相之敢有貪黷害政神其殛之洋洋在上有感必通一語不敢自欺三年當如今日又書省巳愛民于齋壁以自警于是持守益堅海嘗省太夫人謂海曰兒作知州乃食菜飯餉午啖荔枝五十影言訖泣下歲屢大旱公禱輒應衆以為誠感無賴自公再至徙居莆田福清界上然時出剽刼不已畧婦女與徒黨雜居公以事至境獲其首其黨伺歸途害公斫及馬足公

躍馬去使人竟擒之又俗喜殺孤幼誣人取財公立連逮法誣者罪及親屬鄰保由是民不敢犯有媪與兄訴其僧子為人所斃投之江中公拒不受媪訴大府取符下又不受僚屬請曰殺人重事柰何公曰以吾覩其情必自匿之欲誣仇家俟受牒即殺之是我殺一人又禍一家也竟不受數月僧果出衆服其識立社倉勸富民輸粟一歲以稱貸吏不得預里胥掌其出入後歲凶貧者得濟役法久為民病民多竄籍鹽户以冀免追公政

寛逋戸乃復為民新黌宇定左學右廟之制江口橋抵莆界圮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衆營之又營駟馬橋既代去民立石道旁以頌生佛紅巾寇連江與長樂福清接境寧府命公鎮遏公立保伍置屯柵嚴守禦之方鹽丁謀作亂公夜取為首者七人縛之衆不敢動長樂民私受賊官爵約其至為内應公遣人匿舟中諜往來者得其實誅三十餘人賊駭曰林侯儒者乃能軍若此不可犯也竟不敢由水道而自北嶺攻城除翰林待制奉

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遠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爾烏遜厚相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內無備慮賊易進請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以為守誅鋤盜賊謹察其變賊勢遂衰惟鹽徒聚渚上衆盛稱十二丈公謀擊逐而廉訪使郭興祖佑之以誣語中傷公公退居于家未幾果亂攻破閩侯官懐安閩清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尋有命陞郎中汀寇負固久不下公往招捕得其大

醜夏流元以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為翰林直學士
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公已得末疾卧章山中
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公配
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璟篤學純懿皆先公卒次子
子玖子瑚子瑢孫曰榮孫棨孫女二人適史穆吳觀豫
公以志畧自負事有人所難為者公毅然任之然氣傑
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有益國利民者
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寀不恊好談論每接親

友及誨諸生嘗坐至夜分起行庭中以水沃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晦抑號謙牧齋晚益抑節更號覺是軒公教育孤姪與子無異三校文鄉省盧琦彭庭堅曹道振皆所取士晚歲被疾尚講學不倦著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世其學海先君子與公之先府君友契公復與海為忘年交故知公為人特詳其居官蒞政不能盡知之十而記其一二耳姑述梗槩以俟具公之政跡者詳記備錄告于有司勿使有善勿彰焉友人吳海述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韓

公權厝誌

歲辛亥三月二十四日行臺侍御史韓公卒于福州光澤里寓舍五月甲午其子儒奉公柩稾葬于城東之鳳邱送者若干人皆涕泣相弔行道觀者莫不咨嗟以為難得既卒事乃衆相與謀曰嗚呼惟公宿德重望嘉政休烈有不待言而彰紀而垂者惟是假厝于茲不可以弗識也則又衆應曰諾于是公之門人新安鄭桓述公

行實以來告郡人吳海請書其墓石按公諱準字公衡先世居勝金源闕時遷曲防迨今八世為沛人公生六歲始能言七歲能行沈重好學年二十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孟州事擢河南儒學副提舉調儒林郎德安府推官選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轉奉訓大夫僉河南北道廉訪司事改奉直大夫江西湖南道僉事加中奉大夫南康路總管進中憲大夫本道廉訪副使陞正使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徙行臺治書侍御史

進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又改福建廉訪使轉資政大夫復為侍御史公方為别駕時州大饑疫公出入賑救所乗馬至不忍食豆粟或雜草以飼之則并草不食人謂感公化冬時蠅集州署公令民廣藏冰明年大熱病者頼服冰以愈在河南有陂田若干頃為水所汎守令因循不治公行部至立敕有司率民障隄歲収粟數千斛壬辰春蘄黄寇圍江西平章道司出避憲臣從之獨公與右丞章巴延謀遣郎中巴延布哈出戰而公慰

拊居民民大感勵相持五十四日城頼以全南康累經
兵火城内荒莽公舟居以治招民復業歸者旣衆遂葺
草屋為署野豕殘民禾公籲于神豕遂去不為害戊戌
歳四月陳友諒攻破隆興城來見公公疾回壁卧不起
友諒曰吾向為縣小吏巳聞公名公不答旣去使人致
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壬寅春脱身入閩朝廷嘉
公授江西省叅政江西無治所寓順昌公志在収復扶
疾以往廹復為侍御史以告老章上而是冬城陷公藉

稿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公宣敕公取枕以卧厲刃向之曰此吾所受于君者必欲取之並取吾首去吏不敢廹迫新制變冠服由是著帽終日未嘗去首圜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丁氏累贈南陽郡夫人三子洛安燕安俱早卒爲後者儒也公考諱彧累贈中奉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祖諱潤累贈嘉議大夫僉書江浙等處行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

妣王氏祖妣朱氏皆累贈南陽郡夫人以公顯公性儉素平居泊如常端坐寡言笑然對賔客朋友談論亹亹不倦常讀小學書至老萊子詐跌仆地曰設有所損豈不反貽憂乎其端如此為文章簡古不事華藻有小學書闕疑水利通編藏于家嗚呼士之處乎世賢不肖不能大相異顧君子若不足小人反若有餘及遇變故然後君子之所守凝然不撓而小人顛倒反易凡平日所以夸衆眩世者悉喪棄而不存矣福城之陷能蹈死守

節者不三四人其叛恩取寵者比比然是若公可謂純臣矣銘曰

行務實不幾以文昌政為循不幾以名揚氣直以剛乂靜有常遭運之傾其節益明后史有作考予銘章

鄭維寶妻吳氏墓誌

宋故吏部尚書鄭昺六世有孫諱維寶娩昭武司户叅軍吳士光之孫女諱震鄭與吳俱閩盛族世為昏姻夫人長于良人五歲夫人年二十九不幸而良人歿男端

生纔三月艱難勞苦鞠之十五歲而端以夭夫人無子
立從子拯為嗣既營葬其夫遂廬墓三年然終身不變
疏素夫人歲五十二喪姑林氏族人有長屬出繼者視
姑歿弱夫人利其産貨吏以其子爭立又誣䖋之夫人
泣曰吾立拯十年矣今焉置此且吾先姑命也彼欲汚
我䖋我乎吾平居未嘗出户今老矣尚可立訟庭哉歸
依兄弟近墳墓以待盡耳哭于廟而去取弟起淵女以
婦拯族人從訟起淵佐拯以辯者累歲而後得直一日

拯來謁入門母子相持慟哭遂忽忽不樂少飲食不數日而斃臨絶猶自指其心若欲有所明者夫人性儉約雖巨室飲食衣服自奉如常人不吝施與樂周人之急夫歿而不異其操子歿而能定其嗣困苦憂抑以避其仇拂鬱無聊以抵于死豈不重可憫也夫人生大德戊戌歿至正庚子年六十有三維寳生大德癸卯歿泰定丙寅年二十四先葬華棣山前塘原夫人以歿之歲十一月甲子合葬夫人之考諱自求一弟即起淵比葬拯

生男垂一歲起淵請表諸其墓海與起淵同姓兄弟也不可以辭詞曰

嗟夫人命之窮遭家不造閔以凶之死不瞑長自恫我為銘詩列玄宮誰謂泉幽此其明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故武德將軍王額森布哈其配孫氏卒于家其子福建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諾摩罕泣請于其所遊吳海曰某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繼母孫

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已自出㓜復多病貽夫人憂先將軍歿夫人刻苦持植門户某甫受學夫人即語以立節槩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而夫人訓益勤惟是孜孜奉承不怠臺省薦辟理郡拊邊至于今獲免于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某㓜不省聞家媪言㝎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孫夫人寛裕和愛專務以恩拊人宗屬親睦家始貧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大小必均僮僕常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

喻之再三後竟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歿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域及某從事于外十有六年世變多故道不得通溫凊之問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歿已久嗚呼痛哉某昔孤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日夫人待某以終老而某不及養念此大負其何以為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于壽以歿歸將合祔于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以與

金石長久庶幾追某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
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家世河西
元初領軍鎮廬州因以為家墳墓三世皆在廬州先夫
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宋太保貴以來為州顯姓
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嬪將軍不三年而寡夫人無出
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
觀某之好善篤學居官嶷嶷正直不阿而仁愛慈惠不
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教者多如王陵范滂陸績陶

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流聞于後世若孫夫人可不謂
賢哉銘曰
坤道至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其德淑温來嬪未幾乃
隕厥天介介獨立躬勤志堅教子能政休問載宣不待
于養胡嗇于年勒珉幽壚來者其傳

友石山人墓誌銘

歲著雍敦牂二月乙丑友石山人王君用文卒寻走往
哭焉其孤曰父有遺言令我自進啟緘得書及詩皆殷

勤與予訣與悼其後事其詞有甚可哀者曰吾幼失父
母值亂奔走四方來閩將二十年淮土為墟吾家老幼
僮僕殆百口無一人存者先壟遂為無主吾目不能瞑
諸子皆幼何以得還將來失學不能為人吾葬不必擇
地茍夫子不忘平生其幸為我志焉予既弔拊其孤乃
徵其家牒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没于李元昊元初取天
下賜姓唐古氏曾祖某從下江淮有功授武德將軍領
兵千户鎮廬州家焉祖某父某迨君襲爵三世君諱翰

仕名諸摩罕年十六領所部有能名省憲共言其材于
上請畀民職除廬州路治中政譽日起平章揚珠布哈
鎮閩辟為從事改福州路治中三魁賊起地險難猝用
兵制君自造其壘諭降之升同知又升理問官綜理永
福羅源二縣泉州土帥㭱𢍰跋扈越境以聯衆莆屬邑
皆受團結既而遂向永福民懼洶洶君使人謂曰彼此
王民各有定屬慎勿犯我一寸吾有以待汝矣𢍰遽退
不敢前地為好辭以應擢朝列大夫江西福建行省郎

中平章陳公留居幕府每有所匡益然敬而憚之南方
屢擾以君威望素著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州
君請勿拘文法至則大布恩信已逋責緩傜賦簡刑罰
事有害政者以便宜罷之興學校禮儒生使民知好惡
革其舊習奸宄宿孽不能煽亂服順若良民遭世變更
浮海抵交占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為黃冠服十年號友
石山人一妾男子上書薦之君聞命下嘆曰女豈可更
適人哉即治木病不肯服藥逮有司迫就道遂自引決

年四十有六君性强介精敏有胆畧常慕古志士立名于世持身斬斬刻苦節儉衣服飲食處人不堪居官廉潔貨賂不入吏畏若雷霆其行事一以愛民為主平居閱書史喜為詩敏常先于人君配夏氏前卒于淮再娶劉氏子三人㑹甫九歲修甫六歲偉三歲嗚呼世之仕者或不能潔已愛人或下材不任舉職徒能邂逅一死君子猶必取之况君所樹立若此者哉惟寡妻弱子僑寓數千里之外望鄉井墳墓而不可及行道有戚之者

矣買地于永福縣永唐里林坑山下卜葬用十有二月甲寅銘曰

松柏受命天也特太阿淬鋒孰與槁中道而廢世既易知死可畏子乃擇自獻自靖作臣式有其訊之視此刻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泉生字清原其先濟南人永嘉之亂有曰披者避地來居于莆是時莆屬清原至唐有曰攢為福唐尉曰蘊為西川節度推官孝烈載唐史同時一門宗族九人

皆尉刺史世號九侯林家由莆分居福清者益顯居永福林嶼者不顯迨公乃顯公之考諱士霆興化録事判官以公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西河郡開國伯祖君澤以考贈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曾祖炎發國初汲附前宋遺民有不安者罪當死録判公在中涓得民籍焚之脫數百人人祠以祀後生公公自幼精敏嗜學强記絶倫年三十二登進士第授同知福清州事有巨盜横海上十八年為州者懼生事不敢詰公以

計悉擒殄之聲譽日起為泉州經歷吏憚如嚴府主吏
部大選天下守令以為温州永嘉縣尹監郡占無名田
在永嘉界中公奪以畀民為漳府推官峒獠相戒戢勿
動公既素信于人及知福清行不將家始涖事謁城隍
祠為章與神誓三年政加于舊去之日民立石頌之紅
巾起帥府俾公檄守南境賊不得逞遂舍去由北道攻
城除翰林待制改福建省理問官紅巾復據公請團民
自守鄉里芟剪兇惡賊勢遂衰廉使郭興祖訖鹽徒自

衛慮公討乃先謀害公公退而其徒作亂殘一州六縣朝廷復起公郎中捕寇盜不下者下之遷漳州路總管復召入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公已得末疾卧家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有司列公治行于朝謚文敏越十有九年其孤子瑚等始克葬公于永福山之原來請銘曰先公歿時子瑚兄弟圖葬事將走京師乞銘于中書潞國張公今既不及敢于吾子焉請海辭曰我無位與名且既述公行矣又

銘焉不瀆乎則又請曰先公朋友存者無幾何人惟子吾先公所重且子言不誣宜信于後苟使他人銘懼非先公志也海不敢辭公狀貌魁傑重而有威意功名凡居官所在擊奸屏盜省法闕輕徭緩征補弊舉廢求民所宜為文設施馳騁離合變化拓而廓之揉而順之涵而蓄之閎深雅重優游典行而歸于理致方强壯時故人朋友居要地不少咸以公不能毀方為圓故不能薦引追朝廷歸論而公老矣故文詞名海内而治蹟不

過其所歷公邃于春秋為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從子子琦克傳其業而卒雜著詩文凡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西河郡君長子子環孝愛祥順皆先公卒次子玖子瑚子瑢孫纔一人曰鉉孫女三人適名族其葬以西河君祔銘曰

有休其聲有耀其光公之自著偉巳徒識其藏陵谷有變人無害傷

故前將樂縣典史林君墓誌銘

前將樂縣典史林仲嘉歿貧不能即返其土值寇焚掠
民舍柩燬焉其孤文玉斂其遺骸瘞郭南原越明年乃
克還葬所知吳子公表其墓曰君諱士志好學恂恂初
舉孝廉為憲府書佐繼吏福清別駕林清原厚愛之每
嘆曰仲嘉書生顧失身為此升泉郡行部使者左答納
失里號明察其從吏以過黜俾代行文書為漳浦照畧
賊猝至戒勿犯林照畧家歷轉運吏版授將樂典史考
滿將謁選京師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藥三日而卒歲

庚戌三月十四日也葬則癸丑九月十五日也墓在候官之梅亭君世居閩縣守約不仕君再娶皆王氏先卒文玉業儒以行為後進模楷婦劉一女適士女孫曰和曰秭和婦吳嗚呼君以好學之資而托身中涓雖行已可尚然施為未達用不適其材材不比于時惜也銘曰

文無害孰謂吏不大其躬式利其後嗣

閑過齋集卷五